九十五

列傳第七十

通志一百五十七

後周

陸騰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弟繡

盧辯第光　韋孝寬子總兄夔

韋瑱　柳虯虯弟子帶韋虯弟慶　慶子弘

寇儁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澄　盧柔

裴俠　蔓蔓弟漢

裴果　文舉
崔猷　崔士謙弟說
李昶　鄭道邕
鄭偉　司馬裔
司馬消難　薛端弟裕
薛善弟憤　薛寘
薛憕

陸騰字顯聖代人魏東平王俟玄孫也父旭魏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頗明易緯候之學知天下將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至騰慷慨有大節從爾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拜征西將軍陽城鎮將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騰拒守月餘城陷被執文帝釋而禮之問其東閤消息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文帝笑曰卿眞不背本也即拜吏部尚書六部尚書不幾除太子少師遷武衛將軍騰既爲

文帝所知恩欲立功不願[illegible]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結連漢中衆數萬人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文帝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臨機制變未敢預陳文帝曰此是卿取社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據險歷政不能制騰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龍獠恃險暴橫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賊累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密縱兵奮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盡破之斬首萬級俘獲五千人明帝初陵冒戎等八州夷夏並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討平之武成元年詔騰入朝明帝面勑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忘今齊公憲作鎮鄉文武

之備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委御統攝於是徙爲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磐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蠻獠互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驛使不通騰乃進軍討之出其不意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二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埽除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還朝副憲東討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詔騰討之騰先趣益州募驍勇具樓船沿江而下軍至湯谷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閻休祖據地方二千里陷立爲亂復詔騰討之援

其魚今城又破銅般等七柵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
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
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
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閭李遷哲等率
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
雷道勤袁來奔龍袁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
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
窒朔隄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隄破之陳人
乃遁六年進位柱國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
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
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奉朝
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
上士大象末為隋文帝相府外兵參軍玄弟融字士顯
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
三縣令皆以廉能見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
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
閤下以禮之及寶夤入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

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
寶夤謀反聞於京師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
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故入虎口惠達
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
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
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
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爲關中大行
臺惠達爲岳府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
陽之積麥崖悅平歸於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
任焉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
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文帝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
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
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
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文帝與魏文帝東
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
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
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
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

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
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
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
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景少與周
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
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
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關下或言留州
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

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
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關岳使
至甚有喜色謂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吾宗歃血託岳爲
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
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
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
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侯莫陳悅平文帝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還意因問關中事勸景勸帝

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愜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文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文帝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文帝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以告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文帝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文帝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文帝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文帝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施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文帝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文帝乃起整衣襟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

不厭詰朝乃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校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
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文帝同遂併
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
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
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
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
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其治天下
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
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己心心者一
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
治安能治人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
心者非不貪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
志靜則邪僻之慮無自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
皆得至公之理率土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

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兼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自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雕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

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廣之以淳風
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自然豐豐日
遷於善邪爲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
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
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
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
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二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

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
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
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
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
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
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勑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
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
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
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

其業蠶織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蓺百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宜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位取門

資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矣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篠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

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俊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

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樓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人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若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窮表源究之以五聽參之以徵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義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

刑輕重皆當舍過矜
禮律無不曲盡人心
善之上者也然宰守
情時或難盡唯當率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
暴有疑則從輕未審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詐者雖事彰而獲免
新則下矣非共理所
悉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
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
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
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翳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
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
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
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
人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

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
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
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
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
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
有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
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
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

田獵不順尚違時令天然鬱帝道沉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
萬物阜安蒼生悅樂其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
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
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
以清王化重刑可也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
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

廣雖未皇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
者不舍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
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
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豫營
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及時而備至時而輸
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豫勸戒臨時迫切復恐
稽緩以爲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
利有者從之貴變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斂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流若
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
貧弱者或重傜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
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文帝甚重之
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
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
成俗文帝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縉爲
大誥奏行之其詞曰唯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
咸會於王庭柱國太尉尋公列將莫不來朝時乃大稽
百憲敷于庶邦百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
釐百工舜命九官咸熙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
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汝
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
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
朕唯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
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
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
賚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漸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

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
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
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歆聖
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
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人弗惟逸
豫辟惟元首黎元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
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甚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眷既陟元后殷肱百辟
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肆后弗艱厥后臣弗
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
帝若曰社稷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
用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
惟作相百揆譬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
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丁綏我蒼生傍施于九正若
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弔保無疆之祚皇帝若
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于朕
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
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
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
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其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
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
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克寬寬則
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
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咸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唯我有魏
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
困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曁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
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

艱是務克損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譐勿忘一
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
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
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
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
丕命于我羣臣博哉[redacted]吾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
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

休命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
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典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
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
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文帝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遊
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
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
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年四十九文帝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謂人卿曰蘇尚書平生謙約吾欲全
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
宿昔相知之道進退[illegible]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
次而進曰昔晏子齊[illegible]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
也遣車一乘齊侯不[illegible]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
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文帝曰善因薦瑤於朝廷及
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文帝與羣公步送出同
州郭門外文帝親[illegible]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
妻子兄弟不知者五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
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舉聲一慟不覺巵墜
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文帝自爲其文綽又著
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太祖廟庭
子威嗣威隋史有傳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
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
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
彊濟特爲文帝所知[illegible]四年置黨州鄉師自非鄉望允
當衆心不得預焉乃[illegible]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

有功除散騎常侍加[illegible]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靜魏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侍中辯叔父同也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帝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

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
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
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
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東脩之禮受業於辯
進爵范陽郡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儀湮
墜干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咸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
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累遷尚書令及六官建爲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

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
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薨謚曰獻配食太祖廟庭子慎
嗣位復州刺史慎弟詮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
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文帝欲行周官
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
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
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
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
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

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右左後等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正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 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 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
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虎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
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等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
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
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計寇等將軍左右員外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
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
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
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等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
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
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
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等將軍彊弩積弩等
馬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 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等將軍武騎武威等司
馬四平前右左後將
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 戍副 右二命
曠野横野等將軍殿中員外二司
馬冠軍輔國將軍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右正一命
虎威虎牙等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 右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 授柱國大將軍開府
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六都督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
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騎常侍其授總管刺
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所制定之後又有改
革今粗附之云 嶽弟光字景仁初溫謹博覽羣書精於
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稚孝昌初釋褐司空府
參軍事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義遥授晉州刺史大
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
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

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
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
賻贈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兀性崇佛道至誠信敬
嘗從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
公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
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
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
舍先是數有妖恠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
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作聽事登牀南
面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
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賁列任隋史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
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
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
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並
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
和正涉獵經史年十五便有壯志善籌筭識者稱之屬
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

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
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
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
中尋賜爵北山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
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
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州部吏民號爲
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彭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
寬隨軍及尅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
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復與宇
文貴伯峯應接潁州義從破東魏將任祥尅雄於潁川
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
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
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軍段琛據宜陽號驍
猛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
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
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人遺之
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
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

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諜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壍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壍城外每穿至壍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壍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囊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拌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燒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攔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

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
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
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豈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
將軍也俄而孝徵復來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
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
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
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
一依此賞孝寬弟子世先在山東文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神無顧意士
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齊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
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燒營而遁因此
忿恚發病而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
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
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
内當土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文
帝後見惟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交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焉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
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文帝
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
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
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
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旦忽來求交易
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
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孝寬詳
議孝寬乃於郊館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
親屬在東之意是使者忻然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
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國家
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
得人心所遣明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
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得先知時有主帥
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
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離石以南系是主胡抄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

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

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劉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

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爭今既入彼欲於
汾北取償立十勿恠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
之所棄我豈不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
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
大水千里無涯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
之地塗炭疲獘[illegible]民竊爲君不取也時孝寬參軍曲巖
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
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
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

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兄以此誅建德之徵
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平齊三策其第一曰臣
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成功是以往歲出
軍頗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illegible]
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以一[illegible]平之齊人歷年赴
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illegible]不云乎讎有釁焉
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
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遣山南驍銳沿河而
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illegible]此諸軍仍令各募

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illegible]前驅岳動山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illegible]國家更爲後圖未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illegible]北萬春以南廣事
屯田預爲積貯募其驍悍立爲部[illegible]彼既東南有敵戎
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illegible]兵師赴援我則堅壁
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illegible]分之軍引其腹心之
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
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
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并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
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
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
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
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梗梗者正以有事三
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濟魂更存殘喘昔勾踐平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亂猶須再舉今若吾文存遵養自復相時
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
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

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儀同等重幣聘齊爾後
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
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
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
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後時乃去孝寬自以
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
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舉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勒
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拔之孝寬尅其四時
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
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
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已定關右帝大笑曰
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
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
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祀公
宇文亮攻黃城郕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
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然彼五門尤爲
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

守之陳剌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
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
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
乃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
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
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
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
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值長文奔還孝寬

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歸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備又勒驛將曰蜀公
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
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
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
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
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
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宋京官司詐稱遣行
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

咸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十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進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上在小城中盡阬之游豫園諸有未服者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彊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功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室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等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律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亮帝鄉故當不

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
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
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陣遂於并州戰沒時
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
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
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減食封三千戶收其租
稅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
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
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
禪歷毛恒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
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辭嗣壽
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
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夏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
弱冠召拜雍州治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病去職前後
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夏
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
而竟不能屈文帝彌重之亦不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

林泉夔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
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
即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
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云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黃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參三萬機夔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
之曰逍遥公時晉公護執政廣延賢士嘗召夔至宅訪
以政事夔仰觀其堂徐而歎曰雕瑑嗜音峻宇雕牆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遭其尚
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
造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
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
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夔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
負以送出夔惟取一疋亦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孝寬爲延州總管時夔至州與孝寬相見及還孝寬送
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隊屨者甘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

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夏辯其優劣夏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理致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夏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立身之道夏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夏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歿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

來常事亦何足悲遂終撫之如舊夏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豎子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劭玄及安定梁曠爲友逸之交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事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不載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篷除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以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靈彌煩吾不能顛絶汝輩之情可

朔望一奠而已但薦蔬食勿設牲牢親交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言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諸子皆爲方伯柱國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並遵其遺戒子世康洗瓘藝沖並列在隋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眞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兖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文帝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薨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服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一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隋史有傳

柳虯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民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縱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虯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虯不脩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舉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虯爲揚州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虯

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文帝欲官之蚪辭毋老乞侍醫藥文帝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文帝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

事而已蓋所爲鑒誡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豈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纖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橫生物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旁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請自今請史官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

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
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
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蕪遷中書侍郎修
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
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
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疏略人間不事小
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
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卒年五十
四贈兖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蚪弟

爲魏興華陽郡守死於王事列在忠義傳檜弟蕤好學
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
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文帝
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文帝令帶韋使江郢二州
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
乃矯爲文帝書以安之並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文帝
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後從吳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
南討時梁宜興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

入城說脩降之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成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

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溢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鷟弟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數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

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喪既葬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文帝共論時事文帝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年老不從獨孤信之鎮襄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執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文兼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

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因自誣服慶疑之乃召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

有胡家被刼郡縣捕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但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蠲免罪之條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已收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闕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文帝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文帝愈怒曰卿若明

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
聞君有不遷者爲不明臣有不才者爲不忠慶謹竭愚
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文帝乃悟而赦
茂已不及矣文帝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
王茂免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乃進爵爲子慶歲
儀端肅樞機明辯文帝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清
直無所回避文帝亦以此深委任焉魏恭帝初進位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
作大言遷尚書令中大夫尚殿作場紘字文氏

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慶慶辭之頗忤
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
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
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倉儲並其職也及
在宜陽寬爲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
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
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
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
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

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
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
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
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鄭綏州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列在隋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明工草隸博涉羣書
辭采雅贍與弘晨楊素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
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
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
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

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
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
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古對敏捷見
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
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
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弘弟旦旦弟肅並附機傳于後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兗州刺史父臻
弘農太守讚自有傳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性廉恕

不以財利爲心家人買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匹儁於
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以選爲魏孝文挽郎
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
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
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鉅萬主
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
孝昌中朝論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郡將秩比上郡前
後吞賊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

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
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
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
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大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
年出爲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儁乃令郡縣爲
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彊埸邊人患
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文
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

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居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不許遂稱疾篤不復朝

魏恭帝二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

武成元年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氣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明帝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保定三年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

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問交結儁每造光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亦讌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云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顯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爲興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長孫儉本名慶明其先代人魏太尉北平王嵩之五世孫也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𢘅貧外散騎侍郎早卒儉少有正有操行狀貌魁偉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大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密屋侯文帝臨夏州以儉爲錄事參軍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文帝赴平涼凡有經綸謀議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

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
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萬騎冒難赴之復
隨機妄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
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
舉州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
時荆襄初附文帝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儉
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
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案獲實儉即大集僚
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
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內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
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文帝又與儉書曰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
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
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事長儉殷勤勸
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
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吏
民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
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

公侍坐於文帝及退文帝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無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文帝又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曰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車不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敢隣睦懷異計儉密啓文帝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經略儉陳其謀文帝深然之乃令還州密爲之備尋社國燕公于謹總戎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百口文帝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吳民離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寧郡公遷大將軍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荊襄等五十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孝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

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
八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
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
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
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殊無惰容其奉公謹慤皆
此類也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
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
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明帝請葬
於文帝陵側并以官所置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
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鄫國公謚曰文
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感儉遺愛詣闕請
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鄫國公
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
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
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加尚弗
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
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裏
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令中大夫從長

湖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平隆第平最知名平列在隋史
長孫紹遠字士師少名仁代人魏司空上黨王道生玄
孫也父承業太師錄尚書事前史皆有傳紹遠寬容有
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陽時紹遠年
十三承業管記有王頒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彊記遂白
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頒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
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頒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
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
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
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
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文帝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
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且其容止堂
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
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
其宜唯黃鐘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
佛寺前浮屠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
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雍雖
祖述樂章然黃鐘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

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
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
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遠
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
更造但云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
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
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鐘作
黃鐘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
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鐘爲天大呂爲地太

蔟爲人今縣黃鐘而擊太蔟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
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
之氣君變通之道今縣黃鐘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羣
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
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鐘
皆是林鐘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
是欲迎仲冬猶存季夏以此而奏深非正理紹遠曰卿
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
祀天柴云黃鐘爲宮大呂爲角此則是大呂之用宛而

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
大呂則有黃鐘林鐘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鐘秋冬則
奏黃鐘作黃鐘不擊大呂作林鐘不擊黃鐘此所謂左
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鄉不縣大呂
止有黃鐘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
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炎
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
仲冬之調又曰乃奏太蔟歌應鐘以祭地祇謂神州及
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
山川先妣先祖並各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二隅
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
宮且黃鐘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
而鄉用林鐘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
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鐘爲黃鐘者實得相生之
義既清且韻妙合眞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繆紹遠曰
天音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音陰位故其音
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

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
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
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
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
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
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
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
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
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定未周禮奏黃鐘歌大呂比

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振改樂章帝
默然久之曰朕欲廢七縣八者所望體不求自豈苟易
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
有司遂消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
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王殊塗
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顧守寧用干戈事垂揖遜反求
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
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
覽曰夫黃鐘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鐘

之位而祿去王宮若用林鍾爲首是或出私門將恐八
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來也吾既爲人臣義無寢默必
興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
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鐘十六毋句
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
事者昭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
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
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愚揣餘息匪又伊朝伏願珍
御萬機不勝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
謚曰獻號樂平祖配饗廟庭子顯闕覽列在隋史紹遂第
澄字士亮年一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父承業征計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
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
刺史以軍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文
帝及羣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
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風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
次曰臣敕其惡既出西閤文帝澤歎澄之合機而譴其
次答者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王

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臨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

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也祖渙魏樂陵陽平二郡太守父崇驃騎府法曹參軍柔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已親親黨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便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便酒誕節爲世所譏同伍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帶

齊神武之逼詔賀拔勝出牧荆州以爲外援柔謂因此可以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焉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對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弁舊楚東連兖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歸梁柔亦從之勝

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及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大統二年遂至長安封容城縣男文帝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列在隋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忽聞空中有人言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當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

以吉祥告汝且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十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河南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辭甚壯烈文帝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

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郡舊制
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
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
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云職之
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清惠
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文帝文帝命俠別立謂
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文帝乃厚賜俠朝野
歎服號爲獨立使君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
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
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之曰人
生仕進須身名俱泰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清者莅
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
稱於朝廷沒流芳於輿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
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
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鄧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
陵太守孫暠鄭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
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祇情審定當無異心

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知人之鑒深得之矣遣大
都督荷貴鎮竟陵而鄭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
暠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
州別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
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
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與李貴
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
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是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

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姦皆此類也俠嘗患疾沈
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邪
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
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
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所居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
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
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
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

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
後除長安令爲權要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
卒祥弟肅列在隋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
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環偉
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
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
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
魏孝明帝挽郎釋褐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
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
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
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
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密急乃投寬寬開懷納
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
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而獲罪
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
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
侯景圍景密詣南叛偽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

狡猾必不肯入翳雖詭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其言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赴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氊夜縋而出因得道還見於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與寬名下授持節帥

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謀計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襲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脩聘好旨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

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爍爛有裴漢武戎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常帶羸劇職

雖官卑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縉紳等多諂附之漢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聞必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疹彌甚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宅字景宅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

府記室參軍之隱第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
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
略歷官內外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
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沿尋卒於陳朝
廷哀之贈豐資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邁
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文
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書不交中益
賊帥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
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
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關文帝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
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璧圍摧鋒陷擊所向披靡大統
九年又從戰芒山於文帝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
婁焉羅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文帝愈親待
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
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
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然盜賊亦爲屏息遷司農卿又
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

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慶帝三年
縣侯儀而州人張道李栢驅率百
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
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
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
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軍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
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
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捍禦齊人

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
平州刺史父遂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
來寇遂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
境遂爲之鄉道多所降下文帝喜之特賞衣物封澄城
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
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三年舉家奉朝請文帝諸子
年幼盛簡賓交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
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

龍州刺史封冠軍
姓圍逼州城時糧使
賊便退走於是出兵
要轉陵州刺史孝閔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性嚴猛能斷決抑挫
職卒於位贈本官加

孝閔帝踐阼龍袞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
爲司録及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
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
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合之曰利之爲貴莫
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
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
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
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
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

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
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少
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
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
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
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
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司徒司馬父孝芬吏部尚書爲齊神武所誅事具挺傳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在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宗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刱脩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文帝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復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

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文帝具以
啓聞文帝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
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
過此以往唯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文帝深追悔
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文帝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
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
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文帝欲開梁漢舊路乃命
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
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文帝崩始利

涉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
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
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
帝養爲己子封富平公主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
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
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
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魯公稟性寬仁在文帝諸
子之中年又最長今尊奉遺旨翊戴爲主君以爲如何

猷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恐冀公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華歆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列在隋史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畧並早卒

崔士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武邑太守父楷殷州刺史辯自有傳士謙幼聰明神彩嶷然及長深沈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爲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

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衆務皆委士謙焉士謙亦盡
其智能以相佐佑勝有聲南州皆士謙之力也及魏孝
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
西遷勝乃遲疑將旋士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
位漢祚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斯實忠
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
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倍
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天子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
庭則二伯之勳復興茲日中道而退人皆解體一失事
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人情果大駭動州民劉誕引侯
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奔梁士謙亦
隨行及至梁每乞師北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
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日通隣好文帝素聞其名
甚禮之授征西將軍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
史以功賜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
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
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

悟深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二年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既統攝遐方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疆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四年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隋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涇州刺史曠

彭有盛名列在後史說本名士約少有氣幹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荆州以爲假節總管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後文帝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爲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高平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彊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戎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

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
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仕周歷隋性酷虐列在酷
吏傳中
李昶小名那頓立衛國人魏御史中尉彪之孫也彪自
有傳昶伯父志爲南荆州刺史父游隨志在任建義初
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
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一數歲爲明堂賦雖優
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文帝文帝
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文帝每見學生必問才行
及問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文帝稱歎之綏德公隆
通盛選僚佐請以昶爲司馬文帝許之昶雖年少通特
見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
累遷都官郎中相州文中立昶雖處郎官文帝恒欲以
書記委之於是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脩國史轉
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
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
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受卿
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爵宇

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為侯明帝初行御伯
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
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
等並為納言尋進爵燕公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
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灋二州刺史昶文帝
世已當樞要兵馬戎分專以委之詔策文筆皆昶所作
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筆之事不足流
於後世經邦致化庶乃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篇章唯
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
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鄭道邕字孝穆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魏濮陽太守父
瓊范陽太守道邕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
經史父叔四人並早發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
有如同生閨門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
參軍累以戰功遷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
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交賜爵永寧
縣侯大統初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罷時為

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賜書盛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
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綏撫
遠近咸至數年之内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文帝
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
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時文帝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
書蘇亮諮議劉孝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
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
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御
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
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
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
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
徐究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譯隋史有傳
鄭偉字子直道邕之族子也父先護魏孝莊世尚書右
僕射爲爾朱仲遠所害先護事具從曾祖秘書監羲傳

中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
初仲遠之入洛也偉逃奔梁及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
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
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
陳留信宿聞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
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
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文帝與語歎美之
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
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文帝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

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
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眠眦之
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
乃專戮副防主杞賓工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
和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民
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
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
少時嘗逐麀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

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司馬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卿馗之後
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戚屬避難歸魏位至鎮西
將軍封琅邪王楚之生吏部尚書金龍金龍生豫州刺
史悅悅生裔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後起家
司徒府參軍以軍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
裔時在鄴志在立功潛歸鄉里大統三年於溫起義及
六軍西征裔乃於溫城歃遂率所部從戰有功六年授
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
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與河內郡守令安
集流民十五年文帝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
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文帝欲以封裔裔固辭曰
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
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責義士以取榮非所
願也文帝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
主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
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檦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

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
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先入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
春至秋五十餘戰賊黨糧仗俱竭乃降於是羣蠻率服
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
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
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室舍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
祠堂焉贈本官加四州刺史謚曰定子偘嗣偘字道遷
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
加豫州刺史又謚曰襄　運嗣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也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
位尚書令自有傳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
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
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游其門稍遷
光祿卿出爲比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
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不
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
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

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皐云若
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
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
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封滎陽公累遷
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
遂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邵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
既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
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
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軍將至夜率其麾

下奔於陳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
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户經
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
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
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邵州留妻及三
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
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
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裴藻字文
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

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河東汾陰人也祖驎駒魏中書
博士徙居馮翊之夏陽父英集書侍御史通自散騎常
侍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
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
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
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
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貫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
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

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
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
力固守貫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
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
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
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
帝遣南汾州刺史蘇昌怒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
爲大丞相府士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
功進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彊

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
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
嘗升擢之每啓文帝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
不如曠職文帝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柱國李弼
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僚數日不定文帝謂弼曰爲公思
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
丞仍掌選事梁主蕭詧曾獻馬腦鐘文帝執之顧丞郎
曰能擲擣搥頭得盧者便與鐘已經數人不得塡至端
乃執擣搥而言曰非謂此鐘可貴但露其誠耳便擲之

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
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三方未一遽正名號不天下
以不廣請待龍翼[illegible]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
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
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典
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
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孝
閔帝踐阼再遷吏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
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

寬惠吏民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
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亮訴榮請留
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
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胄列在隋史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
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夏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
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夏遂以孫女妻之裕嘗
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
世所知雖復栖遲徒爲溺吾耳至如韋君士退不立整

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嘗宿宴于
夏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
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憑卿不測憂喜
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
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議
之者百數人文帝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端之族曾孫也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孤
司空府參軍典選監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改河東
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使

氣豪侈每食兩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率
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疾兄崇
禮守河東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
禮曰高歡戎車犯順致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
受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欲爲高氏盡力若城陷之
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殁有餘
愧不如早歸誠款此未足表奇節庶獲全首領崇禮猶
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
南面子信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
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子信馥等斬關引弼
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
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愼等並固辭不受文帝
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
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
以供軍實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
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以善爲沿監每月役八千人營
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撫慰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
苦焉遷大丞相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

遷黃門侍郎除河東太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
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
重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遂殺軌以善
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
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
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司刺史武帝以善善齊軌
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慎字伯護好
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虬范陽
盧柔隴西李璨友善起家丞相府黑曹參軍文帝於行
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令生悉令旦理
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而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
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
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
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
知諸生課業文帝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
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
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

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愼兄
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
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
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刼掠爲務愼乃集諸豪帥
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預言事者不限時節
愼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
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
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
別居愼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
便與父母離析非唯乖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
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
數年乃還奉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愼以其從吾之
速具狀以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尋入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
傳

薛寘眞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文
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
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

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illegible]伯朝廷方改物創制啟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行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光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淅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illegible]所著文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憕字景獻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父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

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之曰君門地非
下身才不劣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
俊沈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
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
從祖貞度與族祖安都攄徐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
相親善屬爾朱榮發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
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
屈與之抗禮懷儁謂憕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娶
妻豈復欲南平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

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
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
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鎮
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
軍司傅長高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
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憂之有乎長高以憕言爲然
並有憂色尋而文帝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孝武西遷
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男魏文即位拜中書侍
郎加安東將軍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

魏文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
蓋上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
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
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
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
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其中有人三才
之象也皆置清微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
燈各爲須皆爲時所稱大統初儀制多闕文帝令燈與
盧辯檀翥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
獨處嘗有戚容後坐事賜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
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列傳第七十

通志一百五十七